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一年

第一二九〇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290)	1
通过议程	1
巴勒斯坦问题:	
(a)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叙利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419);	
(b)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423)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九十次会议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S. O. 阿狄博先生**（尼日利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保加利亚、中国、法国、日本、约旦、马里、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90)

1. 通过议程。
2. 巴勒斯坦问题：
 - (a)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叙利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419)；
 - (b)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423)。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巴勒斯坦问题：

- (a)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叙利亚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419)
- (b)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以色列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7423)

1. **主席：**根据安理会以前的决定，我请叙利亚、

以色列和伊拉克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我们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G. J.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M. 科麦先生*（以色列）和*K. 哈拉夫先生*（伊拉克）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在安理会恢复讨论议程项目之前，我愿提请代表们注意，我们现已收到秘书长关于我们议程项目中的(a)项和(b)项的两份报告。这两份报告是我们在第一二八八次会议上要求他提交的。这两份报告于昨天晚上印出，并分别作为文件S/7432和S/7433分发了。此外，和文件S/7432有关的一份补充材料，也已作为文件S/7432/Add.1分发了。安理会代表们还收到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为了缓和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边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的一封信件〔S/7434〕。

3. 与文件S/7434有关，我这里还有一封秘书处拉尔夫·J. 本奇先生写给我的信件，如果代表们允许的话，我愿向安理会宣读。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写的，内容如下：

“如果你提请安全理事会代表们注意下面的情况的话，那也许是有帮助的。

“这两份报告在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分发之后，有人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关于议程的(b)项的报告〔S/7433〕第1段最后一句话的确切意思是什么。我的解释是：这句话的唯一意图，是指出为什么该报告只提到七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发生的事件。除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外，没有别的现成根据来确定选择哪些事件写进报告中去。这句话想说明的就是而且仅仅是这一点，并无暗示或提醒这个简明事实以外的任何东西。

“由于秘书长这个星期不在，只好由我提交这两份报告，我对这些报告负全部责任。

“我还通知你们，今天早上我们从布尔将军发来的电报得到证实，死了一名男孩，他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四日空袭的受害者。关于这件事，报告S/7432有一个附件，今天正在散发。这项附件提供了从参谋长那里得到的进一步情报。

“既然提出了询问，对文件S/7434即‘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为了缓和以色列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之间边界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的一封信件’，也有必要作些解释。在作有关事件的报告时，参谋长总是把他自己和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为寻求缓和紧张局势和消除事件产生的原因所进行的活动都包括在内。然而，安理会则要求把关于议程中的(a)和(b)两项的报告分开。为了避免在每一份报告中重复同样的材料，决定以秘书长的信件形式，单独来发表这样的材料，专门叙述停火监督组织和参谋长所作的努力。既然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避免无用的和不经济的重复，该信的发表就不得解释为对事件之间的关系问题有任何影响。在这个问题上，秘书处小心地避免采取或支持任何一种立场。参谋长的责任是对所有事件进行调查并提出报告，而不考虑它们之间是否有联系的问题。

4. **法拉先生(约旦)**：我感谢主席先生和本奇先生刚才给予的说明。这样一来，对于我们面前的这封信件以及关于(b)项的报告的意图和含义，当然就没有什么怀疑的余地了。我希望秘书处将来继续把停战分界线上所有进展情况通知安理会代表们。这肯定是非常有帮助的。安理会有权知道、每个代表也有权了解进展的情况。

5. **主席**：现在请叙利亚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他在上一次会议上所保留的答辩权。

6. **托迈赫先生(叙利亚)**：自从对我们向安理会提出的控诉进行辩论以来，已提出并讨论了许许多多的枝节问题，致使我们几乎忽视了正在审议中的实质问题。这个实质问题就是安理会议程中的(a)项，即原来载在文件S/Agenda/1288中的问题，也就是叙利亚的控诉案。

7. 这项控诉所指的事实在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七月十四日以色列当局，据他们自己承认，对叙利亚发动了一次造成巨大破坏的空袭，因为在这次空袭中，他们使用了凝固汽油弹。这次对叙利亚的空袭并不是这类袭击的第一次，以色列的飞机和空军已经进行过这样的袭击了，因此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从以色列代表七月十四日提交安理会的一封信中〔S/7411〕，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次空袭是事先策划好的。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在以色列代表的那封信中，为了给那次无端的预谋进攻作辩护而提到的大小事件，实际上都是捏造的，毫无根据的。

8. 制造人为的形势来实现自己最终的目的和目标，这是以色列人的一贯手法。熟悉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的人们都非常清楚，在世界这个不幸地区的历史上，犹太复国主义者阴谋制造假的形势来为他们的目的和最终目标进行辩护，这已不是第一次了。而且，谁都不应该忽视那次袭击发生在叙利亚领土之内。袭击了一个旨在利用水利资源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工程。这个工程被破坏了，正象我已经指出的，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遭到以色列袭击并不是第一次。

9. 以色列代表除了在七月十四日的信中对安理会所作的解释之外，对那次袭击〔第一二八八次会议〕作简短说明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实际上是说那次袭击时间非常短促，总共不超过十五分钟。

10. 这样，我们在这里碰到了国际法中的一个新概念，即侵略的时间短暂可以使人宽恕或者减轻袭击的严重性。我们十分清楚，以色列人在迪莫纳有一个原子反应堆，以色列是想参加核俱乐部的国家之一。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造出核弹，并设法用他们惯用的方式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影响。然后他们会马上来到安理会说：“唔，这次对叙利亚或者约旦或者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原子袭击，只有二分至五分钟；因此让我们忘掉它吧。”

11. 这次袭击的最终目标，的确不是对七月十三日和十四日的所谓破坏和渗透行为进行报复；他们实际上袭击的是叙利亚的一个正在兴建发展工程的地方。现在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以色列已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以色列对叙利亚的那个引人注

目的地方以及对所有阿拉伯国家境内的河流的图谋，实际上可以回溯到犹太复国主义在殖民主义国家联合与合作之下，最初开始策划反对阿拉伯世界的时期。

12. 我手里有一个文件，我认为安理会应该知悉。一九一九年二月三日，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向巴黎和会提交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体现了这个组织的目的。它是一个从俄国来的领导人哈伊姆·魏兹曼先生、一个法国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和一个英国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在巴黎会议上提出来的。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这个文件。他们要求缔约国给予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一部分对巴勒斯坦的历史性的所有权，其理由是在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之间存在所谓历史性联系。

13. 我不打算详细谈那个非常奇怪、但同时却非常重要的文件，因为在一九一九年巴勒斯坦只有六万犹太人；那时也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个文件给巴勒斯坦划分了边界，规定包括现在的约旦——黎巴嫩的整个南部和约旦的整个南部。附带说一句，这个文件所划分的巴勒斯坦边界包括了所有存在争议的河流和所有河流的河源。现在我只念几行：

“我们认为，上述边界对国家必需的经济基础来说是必要的。巴勒斯坦必须有它自己的天然出海口，有它对自己的河流及其水源的控制权。

“……

“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有赖于可利用的水源。因此，不仅确保已经灌溉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水利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能够在发源的地方保护和控制这些水利资源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控诉的问题是约旦河的支流之一的水源问题——约旦河的河源之一的问题。该文件接着说：

“赫尔蒙，就是圣经中提到的赫尔蒙山，是巴勒斯坦真正的‘河流之父’，不能把它和巴勒斯坦分开，否则就从根本上打击了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¹

赫尔蒙山在现在的黎巴嫩境内，而约旦河的一部分支流正是发源于赫尔蒙山。

¹参看J.C.赫维茨著：中近东的外交（新泽西，普林斯顿，D.范·诺斯特兰德有限公司，一九五六年出版），第二卷，一九一四—一九五六年，第47、48页。

14. 因此，请允许我再次声明，实质问题——我们所控诉的问题——是一种预谋已久的侵略行为，其根本起因不仅涉及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而且可以回溯到一九一九年甚至更早的年代，那时犹太复国主义被其创始人策划出来作为反对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大阴谋。

15. 说到这里我本来不想多讲了，但是不幸，或者也许可以说幸运得很，以色列代表的非常冗长的发言谈到了许许多多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没有一个问题以色列代表没有提出来；围绕我们的控诉，散布了许许多多的混乱。虽然，我向你们保证，我深深意识到安理会的时间很宝贵，我仍感到不得不对那些胡言乱语予以驳斥。

16. 以色列代表星期一在安理会发言时提到我，他说：“叙利亚代表在发言过程中指控我国政府对叙利亚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怀有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企图。”〔第一二二八次会议，第126段〕我对这样的发言竟出自以色列代表之口，实在感到惊讶，同时，我也不知道从何说起，来证明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主义企图。不过，既然我们现在都在安理会开会，那就让我们拿安理会的决议作根据来谈谈吧。

17.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停止敌对行动以后，安理会在通过的至少五个庄严的决议中，曾规定在停战和停火期间或以后任何一方均不得从中取利。但是以色列怎么做的呢？以色列在安理会下达停火令之后进行了很大范围的扩张，占领了阿拉伯国家的大片领土。现在要求安理会质问以色列代表这一点是否属实。

18. 按照安理会的规定，还划定了非军事区。根据总停战协定，任何一方均不得对非军事区行使主权。但是以色列怎么做的呢？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大片地区，有六千至七千阿拉伯牧民被撵出他们的家园。曾要求混合停战委员会对此事进行调查。该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庄严的决议，要求让这些阿拉伯人重返他们的家园。接着向一个应有以色列代表参加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申诉。但是，由于以色列代表没能参加，所以时至今日这个负责审查申诉的特别委员会一直未能开会。让我们问问以色列代表，这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19. 在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之间,有七百至八百名叙利亚人被赶出叙利亚和以色列间的非军事区。这件事粗暴地破坏了停战协定。这些叙利亚人现在还流落在外。

20. 但是,一九五六年无论在现代历史上、巴勒斯坦问题的历史上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上,都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把全世界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使联合国——安理会和大会——付出大量努力,至少提出八次谴责和通过八项决议,要求以色列从加沙、西奈半岛和其他占领区撤军,后来在世界舆论、苏联为保卫和平而采取的坚定立场以及美国提出要断绝对以色列的经济援助的威胁等压力下,以色列才撤了军。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回忆录第二卷中,对这个问题叙述很清楚,最近销售的摩西·达扬将军著的一本书也说明了这同一事实。现代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

21. 但是,每一个阿拉伯人都熟知的、现在体现在以色列身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思想,早在以色列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先生开始有建立以色列的想法的时刻就已经存在了。他在一八九〇年写了一本题为犹太国的书,从中摘出如下的三行就足以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如果〔土耳其的〕苏丹陛下能将巴勒斯坦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保证整理土耳其的全部财政作为报答。我们应在那里形成防御亚洲的欧洲堡垒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反对野蛮的文明前哨。”——“野蛮”这个名词在这里是用来描述巴勒斯坦和中东的阿拉伯人的。——“我们应作为一个中立国家继续和全欧洲保持联系,后者当会保证我们的存在。”²

正如我所说的,这是在一八九〇年写的。这里所指的就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22. 但是今天,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正象约旦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二八九次会议上所指出的那样,科麦先生本是南非人,现在却在这里坐在合法的席位上,攻击我们阿拉伯人处于非法地位。

²参看西奥多·赫茨尔著:犹太国(纽约,美国犹太复国主义非常理事会,一九四六年出版),第96页。

23. 让我再谈谈犹太复国主义奠基人赫茨尔先生本人。他于一八七五年访问巴勒斯坦,写了一本日记体裁的书。下面一段话是从赫茨尔先生本人的这本日记体裁的书中摘录的关于巴勒斯坦一章的绪言:

“一八九八年,巴勒斯坦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仅有百分之八的土地是耕地,它的总人口大概不到五十万人。它有十八个犹太人乡村居留地。……它们的历史没有一个超过二十年,其中只有三、四个较大,足以称作村庄。总共约有四千五百名犹太人靠土地谋生。而且这些居留地没有一个具有存在的合法根据;只是通过行贿或钻法律的空子,犹太人才能获得在巴勒斯坦居住、购买土地和建造房屋的许可。约四万五千犹太人居住在城市里,主要是耶路撒冷和雅法两个城市。这些犹太市民的大多数都依靠在世界各地募集的宗教施舍过着悲惨的生活。”³

现在全世界还在募捐,但已经不是宗教的施舍了。

24. 简而言之,当犹太复国主义者面对阿拉伯人居住在巴勒斯坦这个事实时,他们就决定要最后解决阿拉伯人的问题。人人都知道纳粹是怎样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但是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所制定的解决阿拉伯人问题的最后方案是怎样的呢?这是一个事实。我想援引一个人的叙述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个人曾经一度参加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但后来反戈一击。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的父亲梅纳沙·梅纽因。他曾说:

“我曾经是他们‘一帮’的。在俄国的犹太居民特区和在耶路撒冷,我过着‘完全的犹太人的生活’,一直到十五岁。此后在雅法-特拉维夫的赫茨尔学校整整五年的‘完全的犹太人的生活’中,我进一步受了犹太民族主义的政治教育,那时我已经二十岁了。在奠基人赫茨尔死后,赫茨尔学院成为犹太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再生摇篮。我在那里有个同学名叫摩西·夏里特,后来在本·古里安先生短暂‘退隐’期间当了以色列的总理。

³西奥多·赫茨尔的日记(纽约,大众丛书,格罗塞与丹拉普书局,一九六二年出版),第276-277页。

“我们这些从犹太人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圣庙’出来的第一批毕业生，‘奉神命’不惜牺牲一切，献身于恢复我们的‘犹太家园’，并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清除掉。

“我之所以了解我所谈到的这些事情，是因为我一直跟着这‘一帮’干了这么多年。可是，为了使我自己抛弃那种原始的、有害的、狂妄的‘犹太’民族主义哲学——我现在看它是一种神经病式的集体利己主义——我付出了平生的努力。这种民族主义把自己看作是至高无上的，他对天下人什么也不欠，而天下人都欠他的。”

25. 科麦先生曾详细谈到恐怖主义分子埋雷的事。我想引用英国关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组织的一份官方文件中的一段话。英国政府后来证实，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头头们当时参加了这些组织。引文如下：

“哈加纳和派尔马契，这是一个非法的装备优良的军事组织，设有中央指挥部和辅助性的地方指挥部，共有三个支队，每队都包括妇女。这三个支队是：一支不流动的部队，由农村移民和市民组成，估计有四万人；一支野战军，是以犹太人居住区警察和经过较多流动作战训练的部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估计有一万六千人；一支正规部队（派尔马契），经常处于动员状态，而且配备有运输工具，估计和平时期建制为二千人，战时建制约六千人。”⁴

这些就是关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间把阿拉伯人从巴勒斯坦恐吓出去的恐怖主义组织的情况。

26. 以色列代表在第一二八八次会议的发言中把问题讲得很明确。他说：“实质问题是和平或战争这个根本问题。”“和平”这个词是非常高尚的词，和平的主张是人类非常崇高的主张。有和平的使者和先知，也有口念和平经的假使者和假救世主。人类伟大的思想家已经熟思远虑过和平问题，不论是个人还是集体的。但是让我们把这些人放在一边而转向安理

⁴参看巴勒斯坦：关于暴力行为情况的报告（伦敦，皇家文书局，一九四六年七月），敕书 6873 号，第 2 页。

会。我相信，无论谁只要听到以色列人讲到和平并反复说他们希望和平，都会想：“为什么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不聚集一堂讨论和平呢？”我相信，在座的许许多多代表都会从内心深处时隐时显地提出这个问题。现在让我在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范围内探讨这个问题。

27. 一九四八年，安理会委派了 F. 伯纳多特伯爵为联合国调解专员。我们都很清楚他被暗杀了。可是他又为什么被暗杀呢？他之所以被暗杀是因为他建议：阿拉伯难民应该返回巴勒斯坦，应该把内格夫还给阿拉伯人以交换西加利利，阿拉伯巴勒斯坦应该加入约旦并组成一个阿拉伯王国。

28. 安理会派往巴勒斯坦的和平使者伯纳多特伯爵，留下了一本回忆录，在该书中他明白地说他感到威胁的来临。但是他是一个有胆量的人。他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被暗杀了。安理会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八日第五七（一九四八）号决议和十月十九日第五九（一九四八）号决议中，谴责了以色列一伙恐怖主义犯罪分子所干的卑怯行为。在第五九（一九四八）号决议中，安理会提醒以色列政府必须老实地充分履行一切义务和责任。

29. 伯纳多特伯爵被暗杀后，代理调解专员就是今天和我们一道坐在安理会会议厅的拉尔夫·本奇先生。我想从他提交安理会的报告中援引下面一段话：

“这些暗杀行为是一伙无法无天的犹太恐怖主义分子对联合国为谋求用调解方式和平解决巴勒斯坦争端而作的努力的严重挑战。从广义来说，这些暗杀事件证明，他们不仅蔑视安理会的行动，而且冷眼漠视整个联合国。很显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保证联合国寄予巴勒斯坦的希望不致受到犯罪集团或企图从这种集团的行动中捞到好处的任何个人或集团的挫折。”⁵

我认为，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以色列代表所说的实质问题是战争或和平的问题这番话的最好评注。这是写在安理会记录中的。

30. 以色列代表在对叙利亚的控诉中有一部分

⁵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年，一九四八年十月份补编，文件 S/1018，第 15 段。

提到战争威胁。在七月二十五日第一二八八次会议上，我援引了以色列政府年鉴中的一段话。在这本年鉴中，正如西奥多·赫茨尔先生所设想的那样，以色列国土被规定从尼罗河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多年来，我几乎每个月都在收集以色列发言人的讲话。以色列代表曾引用了大马士革电台的一些话。出于对安理会的尊敬，我不想打开所有我带到这里来的卷宗，这是我多年收集的资料；我向安理会保证，收集这些资料是一件艰苦和严肃的工作。

31. 但是，为了揭穿以色列的真正精神，我想援引起义⁶一书的作者、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头头M·贝京的一些话，他说：“我们战斗，所以我们存在。”这些话的确富于启发性。谁都一定会想起那些幸福的日子，当时我们常常谈到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然而现在我们谈到的是：“我们战斗，所以我们存在。”M·贝京接着说：

“一种新型的人，一千八百多年来全世界前所未闻的一种人，‘战斗的犹太人’，从血、火与灰烬中诞生了。

“首先，我们必须采取攻势。我们必须进攻。

“将用血和汗把一代人抚育成长壮大起来。”

这就是以色列为了和平的精神。

“横跨约旦河两岸地区的犹太人家园，完全是一个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实体。肢解家园是非法的行动；同意肢解也是非法的，而且对犹太人民没有约束力。把从家园分裂出去并交给外国统治的那些地区收归犹太人所有，这是这一代人的责任。”

32. 不过，本着尊重事实的精神，我必须指出，在以色列也有别的意见，例如犹大·马格奈斯和马丁·布伯的意见。马丁·布伯作为思想家和哲学家特别占有重要地位。他对以色列的道德、姿态和立场的评论，使我们面临的问题得到一个精确的概念。布伯教授说：

“当我们返回巴勒斯坦时，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我们到那里去是想作为未来的近东各族人民

⁶M·贝京著：起义，伊尔贡的事迹（纽约，亨利·舒曼书店，一九五一年出版）。

大家庭的盟友、朋友、兄弟、成员，还是想作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代表呢？

“是谁把广大的犹太人弄到巴勒斯坦去的呢？不是认为这些犹太人必须在那里生活得到满足并计划着将来的优秀人物，而是希特勒。因此，大规模的移民而且必须寻找保证自己安全的政治力量，取代了有选择的有机发展。……大多数犹太人宁愿学希特勒，”——这是布伯而不是阿拉伯人说的——“而不愿学我们……希特勒指出，历史不是走精神的道路，而是走力量的道路，如果一个民族很强大，它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杀人……这种情况是我们不得不反对的。

“我们通过分治进入巴勒斯坦，犯了政治上的错误。”

33.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全部卷宗，包括以色列领导人的声明和讲话，其中不少是搜集的一套关于他们将如何使用武力来阻止阿拉伯国家的水利资源改道和利用的材料。我向你们保证，摆在这里的这些材料的分量，远远超过以色列代表在这里发表的内容贫乏的讲话。如果我们把这些言论对比一下，把他们的言论和行动对照一下，就会有很多地方，以色列代表不得不向安理会做出交代。

34. 现在，谈一谈以色列代表在第一二八八次会议上提出的以色列和叙利亚对混合停战委员会的不同意见。以色列代表反复申述他一九六二年四月五日在安理会提出的论点〔第一〇〇二次会议，第71-76段〕，企图为他的政府抵制混合停战委员会的行为辩护。这些论点是错误的，不能驳倒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冯·霍恩将军的声明（第一〇〇一次会议，附件）。在安理会第一〇〇六次会议上，叙利亚代表讲了这样的话，为了消除一切混乱，我不得不把这些话重读一遍：

“我不打算驳斥科麦先生关于非军事区地位的论点。关于非军事区的问题已有许许多多的文件。停战协定已驳斥了以色列的一些说法。现在我只谈谈该协定的某些条款。

“首先，根据以色列叙利亚总停战协定第五条和安理会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八日决议〔第九三

(一九五一)号决议]援引的本奇先生对该条的意见,非军事区不发生主权的问题。因此,以色列无权对非军事区提出任何主权的要求。在我看来,说非军事区位于以色列领土之内是同停战协定相抵触的。如果再次发生侵略行为,那将是以色列的责任,因为以色列对非军事区的概念,象多次所解释的那样,是违反停战协定的概念,其本身就是一种侵略行为。

“第二,混合停战委员会的管辖范围包括非军事区。事实上,协定第七条第1段规定:

“本协定各条款的执行须受五人混合停战委员会的监督。委员会委员由协定双方各指派二人担任,主席由联合国停火监督组织参谋长担任,或在同协定双方磋商后由参谋长从观察人员……中指派一名高级军官担任。”

“由此可见,停战协定第七条对于混合停战委员会的管辖权并没有加以限制。此外,该条第8段说:

“除序言和第一、二条外,本协定具体条款的解释如有争议时,应以该委员会的解释为准。该委员会斟酌情况和根据需要,得随时向协定双方提出修改本协定条款的建议。”

“这样,科麦先生的论点就彻底破产了。既然对于停战协定解释的限制只涉及第一、二两条,所以混合停战委员会有权对关于非军事区的控诉进行裁决。关于非军事区地位的规定见停战协定第五条。因此,一个代表不能来到这里争辩说,他的国家将不尊重混合停战委员会在处理非军事区的争端时作出的决定。关于非军事区的规定不能同停战协定的其他条款割裂开来。只是对于第一条和第二条,混合停战委员会没有解释权。”〔第一〇〇六次会议,第15-18段。〕

35. 值得注意的是,安理会听取了当事双方对叙利亚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日提出的控诉的意见之后,在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第一七一(一九六二)号决议中谴责了以色列。该决议执行部分第7段内容如下:

“吁请以色列和叙利亚两国政府协助参谋长贯彻执行他根据总停战协定和安理会有关决议承

担的任务,并敦促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使混合停战委员会恢复活动并充分发挥混合停战机构的作用。”

36. 由此可见,以色列代表不是在提出论点,实际上只是在重申他的政府蔑视安理会第一七一(一九六二)号决议的规定。以色列目无联合国决议的行径是一贯的,可是请考虑一下以色列人的这种态度:他们一方面重申拒不执行安理会的决议,另一方面却又来到这同一个安理会提出控诉。这可以说是自相矛盾。

37. **主席:**现在请以色列代表发言,他希望行使他的答辩权。

38. **科麦先生(以色列):**我感到有些惊讶,阿拉伯国家代表已强烈要求安理会把讨论严格限制在议程项目的(a)项上,并避免谈论问题的一般背景和更广泛的联系,而叙利亚代表现在却对我们漫谈历史,包括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西奥多·赫茨尔先生的日记,一九五六年西奈半岛战役,在以色列建国前英国委任统治下持不同意见集团的行动,一九四八年伯纳多特伯爵的逝世,还引用了一些话来说明历史上的以色列国土比现在以色列国还大——这倒是事实——,并谈到马丁·伯布的哲学,等等,等等。

39. 可惜,他这番发言把我所荣幸地代表的虽小而勤劳的民主共和国绘成了一幅阿拉伯漫画,其形象丑陋不堪,已无法辨认了。以色列是中东山水的一个永久部分;以色列人民渴望建设他们自己的国家,并同他们的邻国和平相处,和其他友好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建立友好的和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40. 我完全准备让别人评定我们,我们将不失尊严地忍受那些敌视我们的人的怨恨。无论如何,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我们和由于血统和历史关系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阿拉伯邻居们将能彼此直接对话,努力用善意和谅解建立联系。

41. 本着这种精神,此时此地我只想保留我们对刚才叙利亚代表发言的意见,不打算进行历史辩论,这种辩论会象刚才那样,花费很长时间,而且我相信这样做会使安理会代表——至少是十四位安理会代表——感到非常厌烦的。我怀着极大的敬意建议,安理会现在应该回到我们面前的问题上来。主席先生,

今天下午你代表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了三个文件。这些文件昨天晚上我就得到了。我已经把它们送交我国政府以便取得详细指示，因为它们涉及的问题与我国政府及其地区代表均有密切关系。我仅仅要求一个及早的机会，或许明天，让我就关于议程项目的(a)和(b)两项的报告，并就秘书长关于近来边界紧张局势的信，发表一点意见。

42. **主席：**按照我的名单，今天已没有代表要求发言了。但是已经有四位代表预先通知，他们准备明天发言。既然如此，如果代表们没有异议，我建议现在休会，明天上午十时三十分继续辩论。

会议决定如上。

下午四时三十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